

《关王庙》（一名：《庙会》）

主要角色

玉堂春：花旦
 王金龙：小生
 金哥：丑
 忘八：付
 鸨儿：丑旦

情节

王三公子相识玉堂春之后，身带数万金，尽行开支嫖费，分文无剩，犹复恋恋不舍，自以为与玉堂春如胶似漆，不忍相离，殊不知已为老鸨所厌弃。大凡为老鸨者，得普通传授之心法，但知注重者利，欢迎者财，“情义”二字，向来置之度外。嫖客之报效，或金或银，或珠宝，或衣物，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决不嫌其数之溢出也。一至金尽床头，遽加白眼，昔日患其少来，今则欲其不来矣。即使妓女真有爱情，迫于老鸨之势，亦无可如何。然真爱情能真有几许耶？玉堂春确系真爱情，并不辜负王三公子，而王三公子之受困受窘受辱，因玉堂春一人而致此。被老鸨驱逐出院后，无处存身，逗留关王庙内，所谓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即为王三公子目前之景象，并且衣衫褴褛，形如乞丐，无如执迷不悟，总不能忘怀于玉堂春。央人通信，欲玉堂春到庙中，暂叙情愫。玉堂春遂于老鸨前，托言腹痛，须到关王庙还愿，否则病必危。老鸨视玉堂春为钱树子，不忍拂其意，央人伴送前往，二人得以见面。玉堂春规劝一番，赠银三百两，作为入京应试之费。演至此处，遂闭幕焉。

注释

是剧在王三公子嫖院之后，即在《苏三起解》、《三堂会审》之前也。昔为伍月仙拿手好戏，每逢星期六必排演此剧。

根据《戏考》第二十九册整理

【第一场】

（玉堂春上。）

玉堂春（西皮原板） 将身儿来至在北楼之上，
想三郎那时节何等欢畅，
银花尽恶鸨儿就变心肠，
四九天将公子赶出门墙。

（白） 奴家玉堂春。系前世未修，故尔今生落于烟花柳巷。巧遇王三公子，是从进院以后，他与奴家情投意合，带得纹银三万六千两，俱已花尽。可恨那狼心的鸨儿忘八，在那四九寒天将我三郎赶出院去。嗟呀，三郎啊！

（西皮原板） 玉堂春坐北楼自思自想，
想起了王公子好不悲伤。
谁怜我玉堂春独自凄凉，
坐兰房等三郎好配鸾凰。

（玉堂春睡。金哥上。）

金哥（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行，
不觉已到妓院门。

（白） 来此已是。这家窑子比不得那家窑子，我们都是认识的，不用嚷，来，待我自己进去罢。

（金哥两边望。）

金哥（白） 哈，相帮个易三叔。啊？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哦，把那个大嫖客赶了出去，故而弄得人也没有了。待我上楼去看看，咦？怎么楼上也是冰冷大吉。哦，待我到三姐屋里去看来。

（金哥绕场。）

金哥 (白) 三姐睡着，我来看看，果然生得真正标致，怪不得王金龙嫖得一贫如洗。噢，连睡相都与人家不同的。咳，看得我也动起心来了，哦，趁此无人之际，我也来香她一个嘴儿。暖，这是动也动不得，我是与那王公子送信儿来的，咳，又道是朋友妻不可戏。哦，有了，待我来假装王公子的声音，骗她一骗。

(金哥嗽。)

金哥 (白) 三姐啊三姐！

(玉堂春醒。)

玉堂春 (白) 啊三郎在哪里？

金哥 (白) 呀啐！哦，原来是金哥，为何这几天不到我院中来走走？

玉堂春 (白) 这几天有事，真没有工夫上这儿来。

(金哥两边望。)

金哥 (白) 为何楼上少了个人了？

玉堂春 (白) 这几天我楼上少了个人了。

金哥 (白) 哦，我晓得来。

玉堂春 (白) 你晓得什么？

金哥 (白) 咳，可是少了个王孙公子？

玉堂春 (白) 暖，王公子。

金哥 (白) 不错不错，是王公子。如今往哪里去了？

玉堂春 (白) 咳，金哥有所不知，可叹那王公子，自从进得我院来，花费许多银钱，弄得子然一身，可恨那狠心鸨儿忘八，在那四九寒天将王公子竟赶出院去了。咳，金哥，那鸨儿忘八，狠心不狠心？

金哥 (白) 哦，那忘八倒真凶得了不得，真乃一点良心也没有呀。三姐，那王公子我见过他一面。

玉堂春 (白) 在哪里见过他的？

金哥 (白) 在街上遇见他的。

玉堂春 (白) 他的光景如何？

金哥 (白) 如今做了官了。真阔的很！

玉堂春 (白) 他如今做了官了，真乃谢天谢地！啊，金哥，他的荣华如何？

金哥 (白) 他荣耀得很，身上穿的尽是龙，前也龙，后也龙，前后俱是龙，当中还有个大窟窿。

玉堂春 (白) 哦，莫非穿的是锦绣金龙。

金哥 (白) 也不是金龙，也不是绣龙，他穿的龙却是与人家穿的龙大不同的，非但穿的尽是龙，还有个官衔来。

玉堂春 (白) 他到底做的什么官呢？

金哥 (白) 哎呀这个官衔，确实大得了不得，“天下都招讨，伸手大将军”。

玉堂春 (白) 啊？他是个文人，怎么做起将军啊？

金哥 (白) 咳，不是那个将军。

玉堂春 (白) 是什么将军？

金哥 (白) 在街坊上，伸出了手，向人家要钱的将军呵。

玉堂春 (白) 怎么讲？

金哥 (白) 告诉你说了罢，他乃讨了饭了。

玉堂春 (白) 哎呀！

(西皮导板)
(西皮滚板)

金哥 (白) 听说三郎把饭讨，
不由奴家珠泪抛。
哭一声三郎啊呀呀呀呀，我的三郎啊！

玉堂春 (白) 三姐不要啼哭，趁早想个主意才好。

金哥 (白) 奴家忙中无计。

玉堂春 (白) 我倒有个主意在这儿。

金哥 (白) 有何高见？

玉堂春 (白) 我告诉你，王三公子现在关王庙内，你只要装起假病来，说“关王爷昨晚托梦于我，要我今早前往关王庙烧香还愿，如若不去，性命难保”。鸨儿忘八听了此话，定依你去。你可与公子相会，岂不是好？

玉堂春 (白) 这是奴家不会装假病，这便如何是好？
 金哥 (白) 你不用着急，待我来教你罢。
 (金哥装腹痛。)
 金哥 (白) 咳唷咳唷，肚子痛啊。
 玉堂春 (白) 待我来试试看。
 (玉堂春装腹痛。)
 玉堂春 (白) 咳唷咳唷，肚子痛啊。
 可是怎么样儿，装得像不像？
 金哥 (白) 可以。来，待我下楼去送信儿。
 玉堂春 (白) 好，如此你先下楼，待我装起病来。
 金哥 (白) 慢慢儿，待我下楼去，你再起来，三姐你装罢。
 (金哥下。)
 玉堂春 (白) 哎呀，我的三郎啊！
 (金哥引忘八、鸨儿同上。)
 鸨儿 (白) 哎呀，我的宝贝儿啊，为何这等模样？
 玉堂春 (西皮导板) 昨晚睡梦神灵到，
 (西皮摇板) 叫儿亲自把香烧。
 今早起身梳洗好，
 霎时腹痛实难熬。
 (白) 咳，我的妈啊，孩儿昨晚睡梦之间，见那关王爷爷叫儿亲到庙中烧香还愿，如若不去，儿的性命难保。
 忘八、
 鸨儿 (同白) 哎呀，关王爷，怎么要掘起我的摇钱树来了！
 忘八 (白) 咳，阎王爷在上，我忘八。
 鸨儿 (白) 哎，什么叫忘八？
 忘八 (白) 我不叫忘八，到底谁叫忘八？
 鸨儿 (白) 嗳，忘八是你的别号，此时许愿，要说你的真名真姓才是啊。
 忘八 (白) 哦，如此关王爷爷在上，我苏槐在下，保佑吾儿玉堂春的病体好了，我买了个千斤重的猪头，我亲自到庙烧香还愿。
 忘八、
 鸨儿 (同白) 好了些么？
 玉堂春 (白) 还是不好，哎——哇。
 鸨儿 (白) 还不好，怎么样呢？
 忘八 (白) 嗯，如此让她一个人去还愿就是了。
 玉堂春 (白) 好了些了。
 忘八、
 鸨儿 (同白) 哎唷，好了些了，真正谢天谢地！叫谁伴了去好？
 金哥 (白) 你们千万去不得。
 忘八、
 鸨儿 (同白) 为何呢？
 金哥 (白) 关王爷爷见了乌龟要动气的。
 忘八 (白) 倒是没有人伴她去啊。
 金哥 (白) 我来伴去好不好？
 忘八、
 鸨儿 (同白) 好好好，干儿子伴去。
 金哥 (白) 呸！谁是你干儿子？！
 忘八 (白) 就不算我干儿子，你们趁早儿去罢。
 (忘八、鸨儿同下。)
 金哥 (白) 三姐，如今那王公子苦得真正不得了。
 玉堂春 (白) 依你便怎么样呢？
 金哥 (白) 非多带银去不可。
 玉堂春 (白) 如此你先下楼，待我开箱取来。
 金哥 (白) 是了。

(金哥下楼。玉堂春开箱取银，下楼，交金哥。)

玉堂春 (白) 金哥拿好了。
(西皮摇板) 金哥带路向前行，
不由奴家喜在心。

(金哥、玉堂春同下。)

【第二场】

(王金龙上。)

王金龙 (西皮摇板) 金哥一去无音信，
三姐不来为何因？
(白) 金哥去约三姐前来相会，啊，等到这个时候怎么还不见到来啊，待我向门首去看看。暖哟，好冷啊！待我就这神柜之下等候便了。

(金哥引玉堂春同上。)

玉堂春 (白) 金哥带路。
(西皮摇板) 轻移莲步上街行，
关王庙内会情人。

金哥 (白) 到了到了。
玉堂春 (白) 待我向前。
金哥 (白) 你不要忙，且在这儿等一等，待我去叫他。
玉堂春 (白) 是。
金哥 (白) 嗯，王公子，王公子。
王金龙 (白) 哦，金哥你来了，所托之事如今怎么样了？
金哥 (白) 你托我什么事？你问我，我还想不起来。
王金龙 (白) 咳，狗才，这些些小干，你办不来，倘若你姑老爷上京中了状元，放了外帘，叫你办什么差使，你也是不会。嘿嘿，不中用的忘八蛋，滚出去！

金哥 (白) 哎唷，不要装什么穷架子，我告诉你罢，三姐来了！
王金龙 (白) 哦？三姐来了？在哪里？待我出去看来。
金哥 (白) 不要忙，你瞧瞧自己身上穿的像什么样儿？你且等一等，到我出去叫她进来啊。

(金哥出门。)

金哥 (白) 三姐，公子请你进去。
玉堂春 (白) 是。

三郎在哪里？
王金龙 (白) 啊，三姐在哪里，三姐在哪里？

玉堂春 (白) 三郎！
王金龙 (白) 三姐！
玉堂春 (白) 哎呀，三郎啊！

(西皮摇板) 一见三郎痛在心，
不由奴家两泪淋。
今日得遇君容颜，
赛如鹊桥会双星。
王金龙 (西皮摇板) 三姐且莫泪悲疼，
今日得见实侥幸。
千般愁烦顷刻解，
顿然神清与爽心。
今日好比七月七，
玉堂春 (西皮摇板) 牛郎织女会佳期。

(王金龙、玉堂春同下。)

金哥 (白) 我出去的好，他们二个儿进去做好事情去了，我走罢。

(金哥下。王金龙、玉堂春同上。)

玉堂春 (白) 啊，三郎，你这个样儿，终非久长之计，须要快求功名才是啊。
王金龙 (白) 三姐，我要上京求取功名，无奈一路之上无有盘费，故而耽误至今。
玉堂春 (白) 不妨，我今带得纹银，交与金哥身旁。

王金龙 (白) 待我去唤金哥。
玉堂春 (白) 你去叫他前来。
(王金龙出门。)
王金龙 (白) 金哥在哪里，金哥在哪里？
(金哥上。)
金哥 (白) 来了，什么事？
王金龙 (白) 三姐唤你。
金哥 (念) 忽听三姐唤，急忙向前来。
(白) 三姐有什么事？
玉堂春 (白) 我交付你的银子拿来。
金哥 (白) 在这里，拿去罢。
玉堂春 (白) 啊，三郎，现有银子三百两，你且带在身上，以作上京之费，倘若不够，即写书信到我院中，我可设法寄上就是了。这里你收好罢。
王金龙 (白) 三姐，我不忘你今日之恩的。
玉堂春 (白) 时候不早，我要回院去了，你一路之上需要保重身体，你我日后相逢罢。
(玉堂春出。王金龙、玉堂春同哭。)
玉堂春 (白) 三郎！
王金龙 (白) 三姐！
玉堂春 (白) 三郎啊！
王金龙 (白) 三姐啊！
(玉堂春下。)
王金龙 (白) 金哥转来，金哥转来。
金哥 (白) 叫我回来还有什么事？
王金龙 (白) 我的银子呢？
金哥 (白) 这不是银子？
王金龙 (白) 银子在这里，银子在这里，我去了。
(王金龙下。)
金哥 (白) 你瞧可不是穷瞎了眼了，自己孥了银子他还问我要啊！
(金哥下。)
(完)